

百大家評註史記

上海錦章圖書局
印行

百大評議史記

上海中華書局
印行

百大家評註史記卷之六

狀元 蘭岫 朱之蕃 彙輯 會元 藹林 湯賓尹 校正

李斯列傳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索隱曰地理志云汝南有上蔡縣云古蔡國周武王弟叔

昭侯徙上蔡屬沛六國時年少時為郡小吏。索隱曰郡一作卿劉氏云掌卿內文書見吏舍廁中

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大

之憂。於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處失其勢則危而

安而且得所也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能用。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

功者。欲西入秦。當時六國皆弱惟秦最强李斯自家思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

無急。今萬乘方爭說游者主事。索隱曰言萬乘爭雄之時游說者可以立功成

主以事之於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驚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

正義曰言秋時萬物成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

行者耳。索隱曰禽鹿猶禽獸也言禽獸但知視肉而食之莊子及蘇子曰人而

貴即如禽獸徒有故誨莫大於卑賤。正義曰呼后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

翰林庶吉士黃

志清評

按李斯傳傳

斯本末特佐

始皇定天下

變法諸事僅

十之三傳高

所以亂天下

而亡秦特十

之七八太史

公恁地看得

亡秦者高所

以釀高之亂

者並由斯為

之此是太史

公極用意文

極得大體處

學者讀李斯

傳不必讀秦

紀矣

又評
孫卿李斯業
師生而行人

禽者也向歆
學父子而人
夷夏者也故
曰有言者不
必有德
榜眼侍讀李廷

機評

斯志在富貴
故卒以敗使
其知足當不
為趙高所愚
矣

宗伯王世貞評

李斯上秦始

皇書論逐客

起句便見寔

事最妙中間

論物不出于

秦而秦用之

獨人才不出

於秦而秦不

用反覆議論

痛快深得作
文之法未易
以人廢言
兩浙文宗蘇濬
評
此先秦右書

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其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正義曰言譏世富貴惡其榮利自託

於無為者非士人之情實力不能致此也索隱曰非者訊也所謂處士橫議之時也云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

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

秦王秦王乃拜斯為客卿已而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

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刀一切猶一例謂盡逐之也言切者譬若利李斯

議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諫議亦逐客竊以為過矣昔者繆公求士西取由余

於戎由余戎人也於秦則為客矣東得百里奚於宛宛得百里於非客乎迎蹇叔於宋蹇叔宋人非客乎求邳

豹公孫枝於晉此二人皆取於晉非客乎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

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商鞅衛人也豈不為客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

諸侯親服獲楚衛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衛鞅將兵圍魏安邑降之擊魏公

也即孟子五惠王用張儀之計張儀亦客也而惠王實賴以成功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

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舉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

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范雎亦客也而昭王長跪請教廢穰侯逐華陽秦昭王母宣太后二

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義為華陽君魏冉為彊公室杜

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一起一伏器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加轉換數個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字而精神愈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出意思愈明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無限曲折變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態誰謂文章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之妙不在虛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字助詞乎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

翰林編修李大武評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斯文之工十年以來所絕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少者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又評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運客書反覆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議論組織范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藻而意切至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文端公王直評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語意已盡後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總結上文而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覆說之益見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客之不可逐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文字之有開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闕如此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

又評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只就逐客一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

私門蠶食諸侯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之食業也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負於秦哉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斯一篇主意是李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

之實而秦無疆大之名也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王荆石曰又再反說以見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今陛下致崑山之玉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明輕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見玉出崑山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有隨和之寶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寶出於隨則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垂明月之珠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明光如服太阿之劍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服明乘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則非秦有矣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非秦有矣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

纖離之馬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織離良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建翠鳳之旗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形以翠羽為鳳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封靈鼉之鼓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鼉大魚也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此數寶者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

秦不生一馬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與上五者不產於秦相應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

可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此上是順說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國之女不充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

後宮駿馬駉駉不寔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

下陳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充斥後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此專指女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是宛珠之簪以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

地之珠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傳璣之珥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以傳璣綴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阿綺之衣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齊東阿之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錦繡之飾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錦繡為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不進於前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

而隨俗雅化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開雅變化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

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皆秦之聲也鄭衛桑間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俱亡國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韶虞舞象者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韶舜樂舞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異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

國之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

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此方說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

事生枝生葉
反覆頓伏有
無限態度無
限精神譬如
韓信用兵運
智出奇尋常
不可意度真
秦漢間第一
等文字
春坊庶子黃洪憲評
秦王性好侈
大故歷以紛
華進御聲色
之美欲其心
此善說之術
也斯之陰逢
迎合二世之
欲已兆於此
矣
榜眼侍讀李廷機評
三段一意反
復而語不相
沿益見精神
又評
李子投入主
之欲設喻進

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衆庶雖庸下總有一得之見故不却之則能明其德如是以地無四方人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此下俱應逐客為過却賓客以業之意正斯所發憤處諸侯與諸侯立功業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裹足將登途也雖裹足而不敢入者畏之也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借寇人以兵而齎盜人以糧適足以資彼而為己害耳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却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之無危不可得也至鳳洲曰為客者皆去則秦之國內自虛賢者各歸事其主而為之謀害秦則外樹怨於諸侯是未有不亡者也李斯此書却大有理於是秦王感悟其言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斯在逐客中且行且上書始皇覽其書使人卒用其計二十餘年遂并天下始皇即皇帝位以斯為丞相申瑤泉曰後始皇崩斯與趙高矯詔立胡亥是為二世二世信用趙高斯為丞相如故趙高愈得幸用事陰害李斯誣斯長子李由與賊通二世使趙高治之論斯死斯與中子哭曰吾欲與女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遂從父相哭而腰斬咸陽市

太史公曰李斯以問閭厯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

之功不足償其亡秦之罪也本末二字重廢猶立庶嚴威酷刑亡之本也斯之所諫其末耳俗議乃以斯為極忠被誅不察其本則謂斯帝秦之功為周召可也

翰林編修邱德

溥評

此篇以張耳陳餘之交為精神眼目故叙其始為刎頸交其後瑕釁相殺處更

又評

按東坡贈王定國詩云西來故父客本

家宰學士申時

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正義曰解紀賣反言天

陳皆解墮不相從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

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畧趙地於是陳王

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騫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張耳陳餘

怨陳王不用其策二人勸陳涉無王涉不聽是不用其策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曰陳

王起霸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

晉灼曰介音憂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

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索隱曰以言舉事不可失時時機

武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邵騫為左丞相使

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

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陳如國曰秦今未亡而武臣

與我結構是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自立我若殺其家則武臣又

則我與彼不至生隙而可徐為之圖矣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

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

關此陳王聽房君之計也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

行評
卒為請決乃
父客為之註

誤
宗伯大司成趙

用賢評

去抵父客云

者婦人謂嫁

曰歸則視歸

寘為客也下

父客客字疑

衍必若註所

云則方喪其

夫遽去抵父

之賓客何說

且是女之擇

賢夫必與凡

女不同卒為

請決云者父

為請之張耳

如呂公請之

沛公願為李

其需妾是也

館師學士張位

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狗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全鳳洲曰張耳陳餘就識得破故勸武臣且勿攻秦

而但北狗燕代南收河內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焦濤曰

此言狗燕代收河內之利處蓋立國在自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

強我既自固則楚雖勝秦未必敢制我也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

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靨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徐廣曰趙王九月也

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

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如淳曰廝

賤者也公羊傳曰廝役虐養韋昭曰析薪為廝炊烹為養晉灼曰吾為公說燕

以辭相告曰謝也○索隱曰謂其同舍中之人也漢書作舍人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璧燕將

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李九我曰言爾不遇欲得趙王而歸耳曰君知

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

笑曰君未知此兩人的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

革驅策而已也索隱曰杖音丈箠音之委反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

可同日而道哉此其地位懸隔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

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

事漢高富貴
壽考福流子
孫非偶然也
大智大勇必
能忍小恥小
忿彼其雲蒸
龍變欲有所
會豈與瑣瑣
者較乎
天官學士徐顯
卿評
二人之見識
高惜陳涉不
用耳
又評
按此首事第
一妙策
翰林編修方從
哲評
按漢書註解
謂離散其心
也
宗伯學士蔡昂
評
陳涉失職在
此
文懿公詹承揚
守陳評

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

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右券以責也券契

義同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

王。復使良略太原至后邑。索隱曰地理志屬常山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

人遺遺李良書。不封。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

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

騎。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慚

其從官。黃葵陽曰起慚其從官者言伏謁而起羞見其隨從之官也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

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

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

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

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索隱曰案羈旅勢弱難

趙王之後乃求得趙歇。徐廣曰正月也音烏鑑反立為趙王。居信都。徐廣曰後項羽改曰襄國

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

又不如者言
陳王私其兄
弟以為欲立
趙後則不如
兄弟也

又評
此語為陳王
言也言即免
禍陳王且立
其兄弟或趙
后不予武臣
也

宮廬學士董份

評

按房君諱王
智趙即張良
說高祖封齊
意然而有應
有不應者高
祖之度足以
包信而陳王
之智不足以
服兩人故也
元修撰唐文
獻評
養卒奇甚太
史公載之亦
備至為御而

內夷其城郭

夷其城郭者墮壞其內城外郭使平若地也

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

餘北走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

王離之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召前者

前進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騫陳澤往讓

陳餘曰

說蛟門曰張耳陳餘兩人構禍其端就伏在此處

始吾與公為刎頸交

覆前案

今王與耳日暮且死而

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

相全

正義曰十中冀一兩勝秦

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

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騫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

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騫陳

澤先嘗秦軍

索隱曰崔浩曰嘗猶試也

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

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

至鳳洲曰張敖張耳之子也後漢高祖女壻襲張耳封為王

項羽兵

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也章邯引

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

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

黃葵陽曰得諸侯兵之救而得免故因出鉅鹿以謝諸侯

張耳與陳餘相

歸想見其時亦為稱快
狀元侍讀孫繼

按廝養卒欲求歸趙王乃逆推兩人未萌之欲以資其說兩人縱未必然然英雄謀國之常態實不外此以故其說得行而卒歸趙王如所云也
翰杯庶吉士黃志清評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筆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余謂楚僕之出楚公子趙卒之歸趙王皆一時臨事之智不可及者

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鯨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鯨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按鯨澤之沒秦軍餘安能欺天下耳目也耳不信而數問之惡在其為刎頸交哉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索隱曰望秦以臣為重士將哉索隱曰案重訓難也或云重惜也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

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索隱曰此辭出國語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

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正義曰

如廁還亦怨望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張耳不讓其印

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卻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

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韋昭曰雅素也○索隱曰鄭氏云雅故也韋昭云雅素然素亦故也雅游言慣游從故多

為人所稱譽人多為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信都

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

從入關聞其在南皮索隱曰地理志屬渤海正義曰即以旁皮旁三縣以封之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也

而從趙王歇王代徐廣曰都代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

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正義曰上說音悅下

百大家評註史記 卷六 六

文穆公胡廣評

傳常患無奇

此養卒甚奇

又道逢趙王

姊又出秦間

復何憂也

狀元修撰焦竑

評

按客說張耳

立趙後即耳

餘勸陳涉立

六國後也蓋

欲激天下以

攻秦須當首

天下以倡義

又評

以上並摹寫

耳餘二人之

交以下並指

悉其所為相

殺處本末

狀元修撰朱國

詐評

以上並摹寫

耳餘二人之

交以下並指

悉其所為相

武銳 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王鳳洲曰項羽遷義帝於江中是徙故王

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

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

曰。漢王與我有舊故。張晏曰漢王為布衣時嘗從張耳游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張晏曰羽既彊盛又

為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也。甘公曰。文選曰善說星者甘氏也索隱曰天官書云齊甘公藝文志云楚有甘公齊楚不同未知孰是劉歆七略云公

一名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

故耳走漢。徐廣曰二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

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

王。陳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

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

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王鳳洲曰陳餘以張耳真死故遣兵助漢也漢之敗於彭城西。陳

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

陘。徐廣曰三斬陳餘泚水上。徐廣曰在常山音遲一音丁禮反。○索隱曰蘇林音祗音灼音邱今俗呼此水則然。按地理志音脂

則蘇音為得郭景純注山海經云泚水出常山中丘縣正義曰在趙州贊皇縣界。追殺趙王。漢立張耳為趙王。

常山中丘縣正義曰在趙州贊皇縣界。追殺趙王。漢立張耳為趙王。

殺處本末
館師學士沈一

賞評

兵必得真勝

而動秦兵之

振懼天下也

久矣當是時

章邯王離以

兩軍相為倚

角其勢張而

諸侯之兵壁

其旁者眾並

不敢前聞且

張教以子赴

父之難亦從

代來姑遠地

觀望其間密

非項羽之擁

兵數十萬破

釜而沉舟以

督戰鉅鹿之

下則其解趙

之圍與否未

知何如也而

過欲以遽過

餘可乎哉

又評
鉅鹿之戰詳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

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漢書音義曰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索隱曰在貧賤時也

用字宛云然猶爾也謂相和同諾者何也謂然諾相信雖死不顧也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

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索隱曰有本作私利交漢書作勢利交故廉頗傳云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

其理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魏豹彭越列傳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寧陵君索隱曰秦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真魏後

也晉灼云寧陵梁國縣也即今寧陵是秦滅魏遷咎為家令陳勝之起王也正義曰王咎從弟真魏後

陳王使魏人周市狗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

忠臣乃見索隱曰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此取以為說也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

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為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

為魏王徐廣曰元年十二月也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正義曰故越在臨

本漢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索隱曰

楚將田巴齊將也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為其民約降約定咎

項羽本紀而此處獨餘所

以不肯為前

救鉅鹿處以

通篇只欲舉

寫兩人之交

故精神獨注

于此

翰林編修李大

武評

詳先後傳大

畧張耳先負

陳餘

探花編修湯濱

尹評

按除之脫解

印綬豈果無

志於功名而

脫然長往者

哉將以白其

自燒殺魏豹亡走楚年六月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為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正義曰今晉州為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正義曰臨晉在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索隱曰莊子云無異騏驥之馳過隙則謂馬也小顏云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徐廣月二傳詣滎陽以豹國為郡高祖本紀曰置三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李九我曰楚圍滎陽急周苛等謀曰反彭越者昌邑人也正義曰漢武更山陽為昌國有梁丘鄉梁丘故城在曹州城武縣東北三十三里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王鳳洲曰按師古云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

者耳先得罪
於餘也建後
各以權勢相
軌相傾則其
罪均耳
兩浙大宗錄審

評

楚之王諸侯

不平豈獨張

耳陳餘哉而

陳餘之客及

陳餘自怨獨

指及張耳以

兩入譽深於

生平之交故

也此是太史

公點綴精神

處

文穆公丘濬評

張耳富貴數

世多甘公力

不然幾於垓

下對泣烏江

共斃矣

榜眼侍讀李廷

璣評

夫張耳陳餘

此兩人相與

會後期者斬索隱曰旦日謂明旦日出時也旦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

老諸君彊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

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

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正義曰碭音唐即反宋州碭山

縣彭城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眾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

入關王諸侯還歸張洪湯曰此正殺子嬰燒秦宮室收其實彭越眾萬餘人毋

所屬漢元年初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

楚命蕭公角將兵擊越正義曰蕭縣令楚縣令稱公角名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

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

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

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索隱曰擅猶專也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

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正義曰滑州河上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

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正義曰睢陽宋

州宋城也外黃在汴州雍丘縣東

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城皐正義曰河南府記水是自東收彭越所下

天下至權也而不免結構少罕學士許國

評 豈顧問哉謂豈待回顧通問哉

又評

按四相子有意漢書去相兼用相字失之矣

翰林檢討郭正

域評

此文簡直

又評

方亂時乃有讓千乘却齊

趙繼絕世如周市者借其

福智不及不

誠豈不高視

籍輩哉

文憲公學士宋

濂評

魏咎於身與

民可謂兩全

之矣全民以

城邑皆復為楚

正義曰為千偽反

越將其兵北走穀城

正義曰在齊州東阿縣東三十餘里

漢五年秋項

王之南走陽夏

正義曰夏古雅反陳州太康縣也

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

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

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

正義曰固陵名在陳州宛丘縣西北三十二里

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

之奈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

家鹿門曰信亦知王齊非漢王本意制於一時

故心中亦不敢自定云

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魏相國今豹死毋

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

正義曰從宋州

以北至鄆州以西曹濮汴滑立與彭越

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傳海

傳音附○正義曰從陳潁州以北東毫泗徐淮北之

地東至海并淮南淮陰之邑盡與韓信韓信又先有故齊舊地

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

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

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

正義曰在毫州也

遂破楚五年項籍

已死春立彭越為梁王都定陶

正義曰

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

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

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

生全身以死
雖然非正也
不可以訓
春坊學士陳子

陸評

豹語似慷慨
其說高帝亦
切當然何以

就縛故庸人
耳

狀元侍讀孫繼

畢評

雖起羣盜亦
必有以相服

雖無一語次
第具見矣

翰林學士全

叙評

此與攘道之
斬莊賈孫武

之斬宮嬪事

同

春坊學士黃洪

憲評

漢職知羽之

欲有梁地而

故以分王魏

王豹於河西也

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王鳳洲曰此一段敘梁王殊無反意

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

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晏曰扈輒勸越反不聽而云反形

越不誅輒是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衣。父頤曰青衣縣名在蜀

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衣。父頤曰青衣縣名在蜀

彭玉彭王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道見

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正義曰上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

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

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正義曰言魏地闊南面稱孤。喋血

乘勝。日有聞矣。徐廣曰一作啞韓傳亦有喋血語也。索隱曰音牒。懷畔逆之

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

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

而不辭云。